

语文新课标指定名著

专家导读 三点一测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〔前苏联〕奥斯特洛夫斯基 导读/ 杨勇刚等



Николай
Островский

钢铁是怎样练成的

〔前苏联〕奥斯特洛夫斯基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/ (苏)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; 杨勇刚等导读. —成都: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3
(语文新课标指定名著)
ISBN 7-5365-3107-9

I. 钢... II. ①奥...②杨... III. 长篇小说-苏联-缩写本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6086 号

责任编辑: 谢 徽

封面设计: 谢吕颖

插图: 李 波 郑 颖

技术设计: 吴向鸣

责任校对: 熊向全

责任印制: 王春莉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6

印张 6.5

插页 1

字数 117 千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

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8,000 册

ISBN 7-5365-3107-9/1·710

定价: 8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语文新课标指定名著》是根据教育部公布的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推荐书目与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指定书目编选的。本丛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一、专家导读，三点一测（重点、难点、知识点、自我检测）。本丛书约请外国文学专家、教授撰写导读，阐明名著的重点、难点、知识点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名著。书后所附“自我检测”，针对中学生学习实际需要，列出与名著相关的复习思考题，便于学生更好地学习，复习考试。

二、缩写。本丛书由外国文



学专家、教授缩写,在保证完整表达原著精髓的前提下,将篇幅过长,枝蔓过多的章节缩写,使学生能更好、更快地理解名著,节约学习时间,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三、注释。为解读者理解名著之难,本丛书约请专家、教授对名著涉及的外国文学流派、思潮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、地名等做了详尽注释,既便于学生阅读理解名著,亦可供教师备课参考。

编 者

目 录

第一部 / 1

- 第一章 失学做工 / 1
第二章 藏 枪 / 10
第三章 冬妮亚 / 24
第四章 少女情怀 / 47
第五章 朱赫来 / 53
第六章 脱 险 / 65
第七章 避 难 / 77
第八章 驰骋疆场 / 86
第九章 分 手 / 99

第二部 / 108

- 第一章 丽 达 / 108
第二章 保尔“牺牲” / 118
第三章 奇迹生还 / 132
第四章 加入布尔什维克 / 141
第五章 与丽达重逢 / 156



第六章 渴望归队 / 166

第七章 家庭革命 / 177

第八章 生死一念 / 192

第九章 自强不息 / 207

专家导读 / 217

阅读理解 / 225

参考答案 / 228

第一部

◎ 第一章 失学做工

1

MING ZHU DAO DU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保尔十二岁时，被无理的校长开除，失学了，只好到火车站食堂当小伙计。

一个宽肩膀、斜眼、四方脸的堂倌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，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，说：“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，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。可是你看，现在一个已经灭了，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。今天饶了你，要是明天再这样，就叫你吃耳光，明白吗？”

保尔一言不发，埋头烧起茶炉来。

保尔的做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这是他第一天上工，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力过。他知道，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，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，这里可不行。斜眼说得明白，要是不听话，就得吃耳光。

保尔脱下一只靴子，套在炉筒上，鼓起风来，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。他一会儿提

我们的理想是人类的再生。

——奥斯特洛夫斯基《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》



起脏水桶，飞快地跑到外面，把脏水倒进坑里；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柴；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。总之，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。

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，累得筋疲力尽。早晨七点钟，一个胖圆脸、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，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他。

这个男孩一看，茶炉烧开了，什么都弄妥了，就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，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，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，斜着眼睛看了看保尔，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：“喂，你这个饭桶，明天早上六点半来接班。”

“干吗六点半？”保尔问，“不是七点换班吗？”

“谁乐意七点，谁就七点好了，你得六点半来。要是再啰嗦，我立马叫你脑袋瓜上长个大疙瘩。你这小子也不琢磨琢磨，刚来就摆臭架子。”

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。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。他朝男孩逼近一步，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，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，才忍住了。他铁青着脸说：“你老实点，别吓唬人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明天我就七点半来，要说打架，我可不在乎！你想试试，那就请吧！”

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，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

的保尔。

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，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“好，咱们走着瞧吧。”他含含糊糊地说。

头一天总算平安地过去了。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心安理得地挣得了休息的人。现在他也工作了，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。

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。

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。瞧，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。

“妈大概起来了，我呢，才下工回家。”保尔想到这里，一边吹着口哨，一边加快了脚步。“学校把我赶出来，倒也不坏，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你安宁，现在我真想吐他一脸唾沫。”保尔这样思量着，已经到了家门口。他推开小院门的时候，又想起来：“对，还有那个黄毛小子，一定得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。要不是怕被撵出来，我恨不得立刻就揍他。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。”

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，一看见儿子回来，就慌忙问他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。”保尔回答。从敞开的窗户里，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。



“怎么，阿尔焦姆回来了？”他忐忑不安地问。

“昨天回来的，这回不走了，就在机车库干活。”妈妈回答说。

保尔迟疑地打开了房门。

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，背朝着保尔。他扭过头来，看着弟弟，又黑又浓的眉毛下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。

“啊，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？好，你可真行！”

“我把烟末儿撒在夏瓦西里神父蛋糕上，被学校开除的事，阿尔焦姆全都知道了。”保尔心里想，“这回说不定要挨骂，也许要挨一顿揍。”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。

但是，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。他坐在凳子上，两只胳膊撑着桌子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，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。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大学毕业，各门学问都学到手啦，现在倒起脏水来了？”阿尔焦姆说。

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，专心打量冒出来的钉子头。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，到厨房去了。

“看样子不会挨揍了。”保尔松了一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询问了保尔被学校开除的事情。

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。



无中不能生有，无缝的石头流不出水来。谁不能燃烧，就只有冒烟——这是定理。

——奥斯特洛夫斯基《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》



“你现在就这样胡闹，往后怎么得了啊。”母亲伤心地说。

“唉，拿他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？我的上帝，这孩子多叫我操心哪！”母亲诉苦说。

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，对保尔说：“好吧，弟弟。过去的事就算了，往后可得小心，干活别耍花招，该干的都干好；要是再给撵出来，我就让你脱一层皮。你要记住，妈够操心的了。你这个鬼东西，到哪儿都惹事，到哪儿都闯祸。现在该闹够了吧。等你干上一年，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。老是给人倒脏水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还是得学一门手艺。现在你年纪还小，再过一年我求求人看，机车库也许能收你。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，往后就在这儿干活。保尔，你得争气，要好好做人。”

他站起来，挺直高大的身躯，关照地对母亲说：“我出去个把钟头，办点事。”说完，一弯腰，跨出了房门。他走到院子里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，又看着保尔说，“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，妈会拿给你的。”

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。这两年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。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，工作异常繁忙，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。十个堂倌从餐室

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。

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涨到十个卢布。两年来他长高了，身体也结实了。这期间，他经受了許多苦难。

但是保尔没有料到，他很快就离开了食堂，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

这是正月里一个严寒的日子，保尔干完一班，准备回家了，但接班的人还没有来。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，说他要回家，老板娘却不放他走。他虽然累得半死，还是非得留下来不可，连班再干一天一宿。到了夜里，他筋疲力尽。大家都休息了，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，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。

保尔拧开水龙头，没有水，看来水塔没有放水。他让水龙头开着，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，没想到实在支持不住，一下就睡着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，水流进水槽，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，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。洗刷间跟往常一样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水越来越多，漫过地板，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。

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，谁也没有发觉。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，他一下跳起来，大喊大叫，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。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。

不停留在已得的成绩上，而是英勇地劳动着，努力要把劳动的锦标长久握在自己手里。

——奥斯特洛夫斯基《演讲·论文·书信集》



水还是流个不停，越流越多。

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，急忙跑过来。他跳过积水，冲到门旁，用力把门打开，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。

喊叫声更大了。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。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，拳头像雨点般地落在保尔头上。

保尔周身是伤，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。

早晨，阿尔焦姆阴沉着脸，皱着眉头，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。

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

“谁打的？”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弟弟。

“普罗霍尔。”

“好，你躺着吧。”

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走出了家门。

“我找堂倌普罗霍尔，行吗？”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。

“请等一下，他马上就来。”她回答。

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。

“好，我等一下。”

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，一脚踢开门，走进了洗刷间。

“他就是普罗霍尔。”格拉莎指着他说。

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，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，两道目光紧紧逼视他，问：“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？”

阿尔焦姆狠狠一拳，把他打翻在地；他想爬起来，紧接着阿尔焦姆又是一拳，比头一拳更厉害，把他钉在地板上，再也起不来了。

女工们吓呆了，急忙躲到一边。

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。

普罗霍尔满脸是血，在地上挣扎着。

这天晚上，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。母亲打听到，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。六天以后，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。当时母亲已经睡了，保尔还在床上坐着。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，深情地问：“怎么样，弟弟，好点了吗？”他在弟弟身旁坐下来。

“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。”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，“没关系，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。我替你讲过了，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。”

保尔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。



◎ 第二章 藏 枪

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，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：“沙皇被推翻了！”

城里人都不敢相信。人们反复地听着那些新名词：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

喧闹的、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。城里恢复了平静，只有孟什维克把持的市议会楼的房顶上那面红旗，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。其他一切同过去一样。

冬末，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。每天早晨，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，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。

1917年匆匆过去了。对保尔、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，什么都没有变。只是到了多雨的11月，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。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，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，还有一个奇怪的称号：“布尔什维克。”

这个响亮有力的称号从哪里来的，谁也不知道。

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。车站上枪声不断，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。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，遇到阻拦，就用刺刀开